

上海捣毁全国最大医托诈骗团伙



经过7个月的侦查,4月2日凌晨,上海警方出动近600名警力,分5个行动组19个作战单元,侦破近年来全国最大的医托诈骗团伙案。

警方抓获易斌等160名涉案人员,缴获仿真枪1支、药品10余箱。目前,已查明受害者达506人,仅今年3月,涉案4家门诊所开出的处方单就达669份,金额近170万元。

昨天,上海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,披露了案件侦破经过。

花4000元喝一周“王老吉”

年纪轻轻的李金贵得了青光眼。今年3月13日,在去五官科医院就医途中,他“巧遇”同样要看此病的女子,又“巧遇”得过此病已治好的男子。男子很热情,介绍他们去一个名叫“华欣”的门诊部:“那边三四千就能看好,医院里要三四万。”

李金贵没带够钱,巧的是,女“病友”也没带够,两人便一起去银行取了4000元。在华欣门诊部,医生看了看舌苔就给他开药,总价为3997元,李金贵身上的钱正巧够。“当时我在想,一整天都这么巧,太有缘分了!”

然而,吃了12天药,眼睛没见好,却开始闹肚子。李金贵只得又去松江中医院看病。医生看过药,告诉他这些不过是普通的凉茶配方,清热泻火:“跟喝王老吉差不多。”

4000元喝了一周“王老吉”,李金贵很火大,但很多人要比他惨得多,因为被骗走的是真正的救命钱。李金贵们碰到的就是易斌手下的医托,其实,在他们为上当受骗咒骂时,警方已经围绕这个团伙展开了半年多的调查。

去年9月,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接报:一群湖南来沪人员在上海华山、瑞金、华东、长征、“红房子”等三甲或知名专科医院门前拉客,随后将患者骗至事先安排好的民营医疗机构就医。

查实线索后,上海警方成立专案组侦查。调查围绕犯罪团伙的网络架构、团伙成员、犯罪手法、被害人等关键要素展开,专案组调阅道路监控视频70余小时,核查涉案车辆10余辆,查阅快递单500余张,查询公安信息资料5000余条,并对涉案窝点、人员、车辆跟踪布控。

经过3个月侦查,一个以易斌夫妇为幕后操控人,张勇等14人为核心成员,组织招募湖南籍人员为“医托”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。

巧取豪夺搭建诈骗网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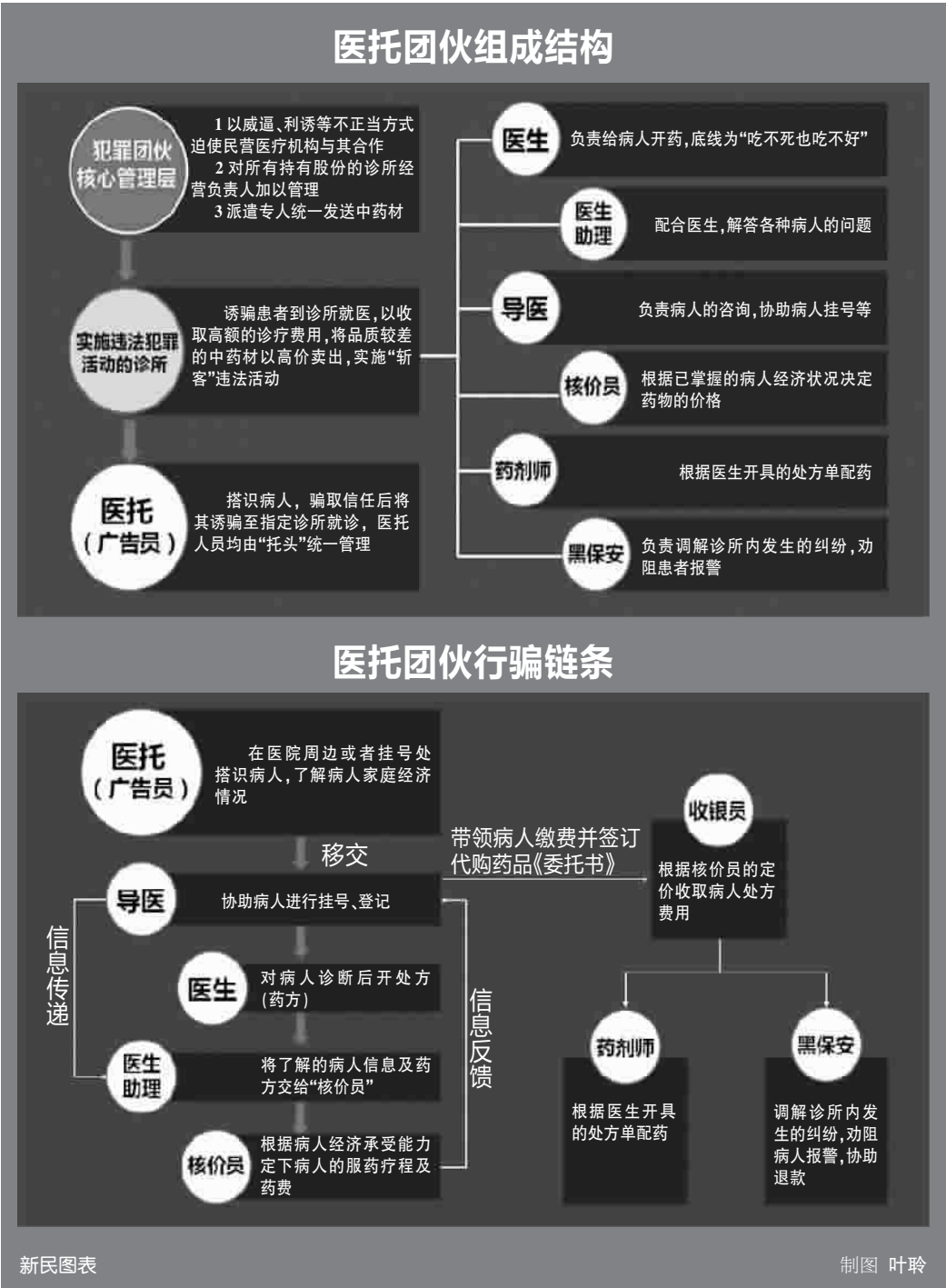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9月,易斌注册资金典医院,2013年3月买下福寿门诊部,2014年2月份承包华欣门诊部内的一个中医内科并开始营业。双方原则上约定,经营利润二八分成,院方拿20%,易斌等人拿80%。

实际上,易斌与这些民营医疗机构的合作也非“和谐”。

例如,福寿门诊部原本为夏浩所有,2012年底,易斌找到他合作。在夏浩的眼里,签订协议不自己做主:“他一边说我的管理太落后,

坐在看守所的提审间里,易斌一点看不出身陷囹圄的紧张局促。这个瘦小枯干、有些土气的男子,自始至终侃侃而谈。他说,自己的梦想是打造一个民营医疗“王国”。从他那近似自我催眠的语调里,很难听出这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。

而现实里,易斌打造的却是另一个“王国”:一个“称霸”上海的医托诈骗团伙。这些医托活跃于各大医院周边和通往医院的各种交通工具上,欺骗着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,把毫无作用的药卖至原价的数十倍。



另一边又说如果不跟他合作,医院就不要开了。”两人最后协议,由易斌支付前期费用80万作为补贴,约定2013年3月底付40万,同年5月15日付40万,若不按时履行付款则协议作废,合作终止。同时,由易斌出资装修,待门诊部正常经营后,按利润二八分成。

但收到40万的前期款后,夏浩再无收入。2013年5月5日,他前往福寿门诊部提出质疑,易斌的马仔陈孟雄带着十几个人,将夏浩拉至一间小房内殴打,“我被打得不断喊易斌救命!结果,他过来抱住我,让我不能动弹,变成了活靶子。”

因怕遭继续报复,夏浩并未报警。对此,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支队长钱海军也证实,易斌具有欺行霸市、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与直接参与门诊部管理不同,管理医托时易斌则藏身幕后,由他的

“发小”易善安出面统筹。

该团伙以丰厚的工资待遇为诱饵,聘请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医生,以所谓中医教授名义为其坐堂看病;招募以老乡为主的来沪人员充当医托,在本市三级甲等医院、知名专科医院挂号处或者周边,以虚构事实、夸大事实等方式,诱骗外省市来沪就医患者到他们合作的医疗机构就医;高价销售以极低价进货的中药牟利。截至案发,已售出中草药2.6吨。

欺诈牟利引发纠纷不断

这是个公司化运作的庞大组织。易善安手下有多位“托头”,层级分明地管理着90多名医托。据警方介绍,为了激励和套取资金,易斌还创立了所谓的“股权分割”模式,把一些门诊部小股份“转卖”或“承诺”给这些“托头”。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医托或门诊部法人则恩威并施,

指使打手不时恐吓、殴打。

“医托多拉客、多卖药,就能多拿提成。”据浦东公安分局副局长王凯介绍,医托骗的人如果开的药多,医托可以拿到配药总价的40%-60%作为工资报酬。医托也有不同分工,有在地铁口发小广告的,有在医院充当说客的,有在福寿、金典等医院蹲守伪装成复诊病人的,但这种分工亦无固定模式,随时灵活变化。

坐堂中医的工资则以每天500至600元不等日结。事实上,这些医生绝非专家教授,不管患者是心血管病、泌尿系统、消化系统病,还是皮肤病、肿瘤病,医生都给病人开一样的药,“这些药对病情基本没有什么效果,也不会吃死人,但通过开药能获取巨额利润。”

此次被抓获的涉案人员中包括医生4名,其中有2名在上海市卫计委报备,有在上海执业医师资格;护

士12名,只有6名在上海报备过。

这样的阵容和诊疗方式,不出问题显然不可能的,易斌也深知这一点。为避免引起警方注意,易斌安排了手下专门负责“维持秩序”和“退款”:无论嫌药贵还是治疗周期长,“只要有人上门闹就退款”。一起妇科手术引起的医疗纠纷中,易斌亲自出面陪患者到大医院重新手术,还赔了3万元的“损失费”。

尽管如此,纠纷还是层出不穷,今年以来,仅涉及福寿门诊部的110报警记录就达26条,其中25起以纠纷调解结案。

摧毁医托团伙留下思考

锁定团伙成员犯罪事实和落脚点后,4月2日凌晨,上海警方出动300余警力,辅警240余人,组成5个行动组、19个作战单位,分三波次分别将160名嫌疑人一网打尽。目前已有114人被刑事拘留,1人取保候审。

在医托行当,易斌名气极大。“我们衡阳人在上海做医托,大多都是为他打工。”据部分嫌疑人交代,易斌是上海医托行当里“响当当”的人物,民警曾在他家搜出搬家时送礼名册,150余人从500元送到2万元:“湖南衡阳人里,易斌是上海医托圈里最大的老板,不听他的话就会没有生意做。”

正因如此,易斌团伙的摧毁,令上海整个医托行当噤若寒蝉,甚至连北京、广州等地的医托也闻风而逃。但警方也承认,打击可以见一时之效,却并不能完全禁绝医托的死灰复燃。

据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副队长单雪伟透露,从2006年起,上海就曾多次将“整治医托”列入平安建设事实项目。但医托诈骗团伙手法十分专业,诈骗行为多为分段实施,如果仅靠治理末端医托,只能按治安处罚法加以拘留,不少医托已“无所谓”。翻开这一团伙成员的档案,记者发现,几乎人人都有医托的经历,熟知如何规避责任。此次上海公安对这一医托诈骗团伙采取“全链条”式打击,正是希望破除“抓了又放”的怪圈。

单雪伟同时也对管理部门提出建议,完善监管。据他透露,目前上海开办医疗门诊机构门槛很高,但此后的监管却比较松,一些门诊一旦申办成功,立即遣散有资质的医生,改弦易辙。对此,业内人士建议,监管必须有“持续性”。

除了打击和监管,单雪伟认为,医托存在的根源还在于优秀医疗资源的紧缺。易斌自称也有过开民营医院的“梦想”,他甚至断言:“民营医院政策放开了,能进医保,医托就没有了,一切就好了。”

易斌的说法显然是在为自己开脱,但医托泛滥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医疗改革的紧迫性。记者日前在涉案的四家门诊部走访时,发现仍不时有“慕名而来”的患者。一名女患者对记者说:“大医院给我开了张立即手术的单子,但床位最快也要10天后,你说我该怎么办?”